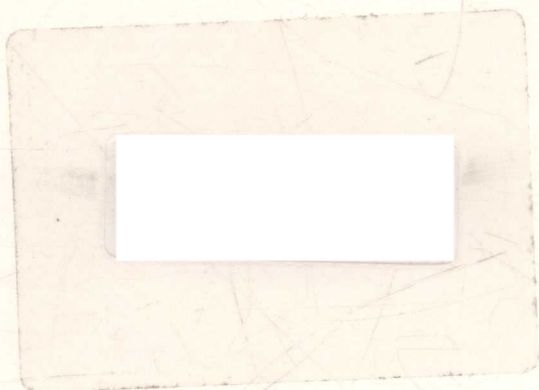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张俊美的脸

To Love and Be Wise



一张俊美的脸

To Love and Be Wise

(英) 约瑟芬·铁伊 著

高剑 林曼曼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张俊美的脸 / (英) 约瑟芬·铁伊著; 高剑, 林曼曼译.

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43-5041-8

I. ①—… II. ①约… ②高… ③林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8666 号

一张俊美的脸

著 者 [英] 约瑟芬·铁伊

译 者 高 剑 林曼曼

策划编辑 赵海燕

责任编辑 赵海燕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 7.2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041-8
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To Love and Be Wise

1

格兰特停下来，一只脚搭在台阶上，侧耳听楼上传来的尖叫声。伴随其中的，还有一阵阵沉闷的咆哮声，一直持续不断。这声音可怕极了，就像发生森林大火或是暴发洪水一般。他不情愿地向上挪着步子，脑子里很自然地推断着：派对很成功。

他并不是来参加派对的。文学酒会，即使小有名气，他也不感兴趣。他是来接玛塔·哈洛德共进晚餐的。奔波在干草市场和老维克剧院演出的女主角们，很少会和警察出去吃饭。这是真实的情况。即使是苏格兰场的督察也不例外。格兰特之所以能获此殊荣，他很清楚有三个原因。首先，他是护花使者。其次，他可以付得起劳伦特饭店的账单。最后，玛塔很难找到护花使者。她的名气和美貌，让男人们不敢轻易接近她。玛塔的珠宝失窃报案后，格兰特奉命侦查此案。即便格兰特当时只是个警长，玛塔在结案后还是会设法让

他待在自己身边。格兰特也很愿意出现在她的生活当中。如果说格兰特是玛塔可以随时呼来喝去的追随者，玛塔则是格兰特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。她对格兰特来说更加重要。警察拥有越多的窗户，就越容易破案。玛塔正是格兰特了解戏剧的一扇“小窗”。

派对的咆哮声从敞开的大门中倾泻而出，涌到楼梯平台上来。格兰特停下来，看着呐喊的人群像春笋一般，挤在一间长长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房间当中，盘算着如何能将玛塔叫出来。

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不知所措。喝酒聊天的人群像一面坚固的墙壁，他显然是被挡在了外面。他手里还拿着帽子，一定是刚刚赶到的。

“遇到麻烦了？”格兰特问道。

“我忘带扩音器了。”年轻人说道。

他慢条斯理地回答，并不想压过嘈杂的人群。声调没有变化，反倒比大声叫喊更让人听得清楚。格兰特欣赏地看了他一眼，这才注意到，他长得非常英俊。皮肤白皙，金发碧眼，不像是个英国人，挪威人？也许……

或者是美国人。他说“忘带”的方式像是美国人的做法。

早春的下午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路灯也亮起来了。人们抽着烟，把屋里弄得烟雾缭绕的。透过烟雾，格兰特看到玛塔远远地在屋子另一边。她正在听剧作家塔利斯谈论自己的版税。他不用听也知道塔利斯在说什么，他永远只会说他的版税。一九三八年复活节星期一那天，第二公司的演员曾经在布莱克浦上演他的《三人晚餐》。塔利斯闭着眼都能算出他从那场演出中获得过多少版税。玛塔不想听他说这些，装都懒得装作在听，她的嘴巴都要垂到下巴了。每次感到失望，玛塔的嘴巴都会下垂。格兰特猜想，如果最近还得不到女爵头衔，她都该去做去皱手术了。格兰特决定待在原地

不动，等玛塔注意到他再说。他们两个个子都很高，足可以越过人群看到彼此。

警察的职业习惯让他审视起参加派对的人们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，都不过是些俗人罢了。罗斯和克罗马蒂公司发展得如日中天。它正在庆祝拉维妮娅·菲奇第二十一本书的出版。多亏了拉维妮娅，这家公司才能如此成功，派对的酒水才能如此丰盛，参加派对的人们才能如此高贵。说高贵，说的不过是衣着华丽、小有名气罢了。真正有成绩的实干家是不会来庆祝《莫林的情人》出版的，也不会来罗斯和克罗马蒂公司的派对喝雪莉酒。玛塔毫无疑问会在将来授勋女爵，但她却来参加派对了。她是拉维妮娅的邻居。她简洁优雅的着装和闷闷不乐的表情，让她和这个屋子显得格格不入。

当然，除非这个面容俊朗的年轻人能给这个派对带来些什么新鲜的玩意儿。他猜想这个陌生人是做什么的。演员？但是演员应该不会被冷落在人群一角。他说扩音器的时候意味深长，神情冷漠地打量着这欢庆的场面，把他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。会不会，格兰特想，他只是个股票经纪人？如果只是这样，真是委屈了他的这副面孔。或者也许是派对柔和的灯光让他显得比白天的时候英俊得多罢了。一定是罗斯和克罗马蒂公司昂贵的灯具让他的鼻子显得光滑笔挺，头发显得顺直金黄而已。

“也许您能告诉我，”他还是低声说，“哪个是拉维妮娅·菲奇小姐？”

拉维妮娅站在中间那扇窗户边，她留着浅棕色的头发，身材娇小。她为了参加派对，特意给自己买了一顶时髦的帽子，却没买身衣服搭配一下。因此，这顶帽子搭在她鸟窝一般的浅棕色头发边缘，就像是她在街上走时，帽子不知从上面哪扇窗户掉到她头顶上一样。她没有化妆，像往常一样，一副既迷惑又高兴的表情。

格兰特把拉维妮娅指给这个年轻人看。

“新来镇上的？”格兰特说，用了所有西部大片中都会用的句子。
“拉维妮娅·菲奇小姐”这种敬语只有美国人才说得出口。

“事实上，我是在找菲奇小姐的外甥。我从地址簿里没有找到他，希望能在这儿遇到他。不知您是否恰巧知道他。嗯，您是？”

“格兰特。”

“格兰特先生？”

“我之前见过他，但是他不在这里。您是说沃尔特·惠特莫吧？”

“是的。惠特莫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但是我特别想见到他，因为我们有——曾经有，我是说——一个共同的好朋友。我原本觉得他肯定会在这儿。您确定他不在是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派对真隆重。”

“他不在这个房间里，我很肯定，因为惠特莫和我一样高。但是他可能就在附近。看，你最好去见见菲奇小姐。只要我们够坚决，我想我们还是能从人群中挤进去的。”

“我挤进去开路，您弯腰跟在后面就行了，”因为他们体形不同，年轻人这样说道。他们被错落的胳膊肘和肩膀紧紧地夹在一起，中途停下来喘口气的工夫，他说：“您真是太热心了，格兰特先生。”他仰头冲无奈的格兰特笑了笑。格兰特突然感到一阵窘迫，他立即转过身去，奋力向中间那扇窗户边的空地挤去。拉维妮娅·菲奇就站在那里。

“菲奇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有个年轻人想见您。他想找您的外甥。”

“找沃尔特？”拉维妮娅说。她憔悴的小脸露出明显的好奇之色，以往和藹迷茫的表情一扫而光。

“菲奇小姐，我是塞尔。我从美国过来度假，想见见沃尔特，因为库尼·威金也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库尼！你是库尼的朋友？噢，沃尔特会非常高兴的，亲爱的，

会高兴极了的。噢，庆祝当中的意外惊喜——我是说，太意外了。沃尔特一定会非常开心。塞尔，你刚刚说叫塞尔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莱斯利·塞尔。我在地址簿里找不到他的名字……”

“是没有，他在镇上的住处是临时的。他和我们大家一样，住在南边的萨尔克特圣玛丽镇。要知道，他在那里有个农场。就是他在电台播报宣传的那个。不过虽然是他在管理和宣传，但那个农场却是归我所有的……他今天下午又在做宣传，所以没有来参加派对。不过你一定得过去住几天，今天下午就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

“但是，您并不知道沃尔特他是否……”

“你周末没什么安排吧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但是……”

“那就没问题了。沃尔特会从电台直接回去，你跟我和莉兹开车回去吧，给他个惊喜。莉兹！莉兹，亲爱的，你在哪儿？你现在在哪里住，塞尔先生？”

“我住在威斯特摩兰。”

“噢，那很近。莉兹！莉兹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在这儿，拉维妮娅姨妈。”

“莉兹，亲爱的，这位是莱斯利·塞尔。他周末和我们一起回家。他想找沃尔特，他俩都是库尼的朋友。今天刚好是周五，我们周末都回萨尔克特去放松放松。远离这里，去享受一下舒适平静的生活，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好的呢。这样，亲爱的莉兹，你带他去威斯特摩兰，帮他收拾下行李，再过来接我，好吗？等你们回来，这个派对肯定就结束了，你们接上我，我们就一起回萨尔克特，给沃尔特一个惊喜。”

格兰特发现，这个年轻人在看莉兹·贾罗柏的时候，饶有兴味，不禁想探个究竟。莉兹是个娇小的女孩，长相平平，脸色蜡黄。不

可否认，她的眼睛很漂亮，像直立婆婆纳^①一样蓝，令人惊奇。她的相貌对男人们很有吸引力，人也和善。但是，她并不是第一眼美女。也许，塞尔早就听说了她订婚的传言，断定她就是沃尔特·惠特莫的未婚妻。

他发现玛塔看到了他，便不再关心菲奇的家务事了。他比画着告诉玛塔在门口会合，继而又一次挤进令人窒息的人群中去了。玛塔比他俩可强多了，虽然离门口的距离比格兰特远一倍，但是她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挤了过去，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

“那个英俊的年轻人是谁？”她问，他们向楼梯走过去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看。

“他来找沃尔特·惠特莫。他交代他是库尼·威金的朋友。”

“交代？”玛塔重复道，对格兰特而不是那个年轻人吹毛求疵起来。

“警察思维。”格兰特抱歉地说。

“好吧。那谁又是库尼·威金？”

“库尼曾经是美国最知名的摄影记者之一。一两年前，他在巴尔干半岛的一次战场拍摄中遇难。”

“你无所不知，是吧。”

格兰特真想脱口而出：“也只有你这个女演员还不知道这事罢了。”但是他喜欢玛塔。他改口说：“他要去萨尔克特度周末，据我所知。”

“那个英俊的年轻人吗？好吧，好吧。真希望拉维妮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
“带他过去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是我总感觉这事福祸参半。”

① 直立婆婆纳，玄参科婆婆纳属植物，小草本，花蓝而略带紫色。——译者注

“福？”

“他们现在算是如愿以偿，不是吗？沃尔特刚刚摆脱了玛格丽特·梅里厄姆，打算安安稳稳地和莉兹结婚。一家人住在老宅子里，惬意得都没法形容。要是我，根本不会把这个令人不安的英俊男人带回家。”

“令人不安。”格兰特嘀咕着，又开始琢磨起塞尔什么地方会让自己不安。只是长得英俊倒也不至于不安，而且警察也不会对英俊的外表大惊小怪。

“我打赌，周一早上，艾玛只要看他一眼，就会在周一早饭后把他赶走的。”玛塔说，“她亲爱的莉兹就要嫁给沃尔特了，她一定会竭尽全力不出任何差池的。”

“我觉得莉兹·贾罗柏并不漂亮。我不知道贾罗柏夫人有什么可担心的。”

“是吗？我在二十码以外看了他三十秒，就已经对他印象深刻了。而且我还是不轻易动情的人。另外，我觉得莉兹根本就不爱那根木头。她只是想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罢了。”

“伤得很重吗？”

“相当严重，我只能说。这是很自然的。”

“你和玛格丽特·梅里厄姆一起演出过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不止一次。我们在《黑暗中行走》里合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车来了。”

“出租车！你觉得她怎么样？”

“玛格丽特？噢，她是个疯子，当然。”

“有多严重？”

“彻彻底底。”

“哪方面呢？”

“你是说她哪里不正常？噢，除了眼下想要的东西，其他事情根本不闻不问。”

“那不是疯。而是一种犯罪心理罢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你比较在行，亲爱的。她没准就想犯罪，只是还没成功罢了。毫无疑问，她疯得不轻。我不喜欢任何人和她结婚，即便是沃尔特·惠特莫也不例外。”

“你怎么那么不喜欢他，大家都觉得这个英国小伙子不错呢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讨厌他恋慕别人的方式。他赞美爱琴海山腰百里香的时候，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的声音，真是矫揉造作。他总会故意让我们听到子弹的声音：我一直怀疑，那是不是他挥鞭子的声音……”

“玛塔，你吓到我了。”

“我没有，亲爱的。一点儿都没有。你我都心知肚明。即便我们都在枪林弹雨之中，沃尔特也会安安全全地待在地下五十英尺的办公室里，那里虽然闷热，但是一定很舒服。然后，当危险再次降临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，沃尔特就会从他狭小安全的办公室里爬出来，坐在开满百里香的山脚下，拿着话筒，用皮鞭来挥出子弹嗖嗖飞过的声音。”

“我看总有一天，我得去保释你。”

“故意杀人罪？”

“不，诽谤罪。”

“还用交保释金？我还以为诽谤是轻罪，只需接受传唤罢了。”

格兰特觉得玛塔的傲慢简直无人能及。

“不过，故意杀人罪也是有可能的。”玛塔轻柔体贴地说道，这是她舞台上的标志性语气，“百里香和子弹我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他现在居然占着电台聊些春玉米、啄木鸟什么的，简直就是公害。”

“那你干吗还听？”

“嗯，它有种可怕的魔力，你知道。你会想：嗯，简直糟糕透顶了，没有什么能比它更糟糕的了。然后下一周，你还会听一听，看看是不是还能更糟。这是个陷阱。他的宣传糟到你都不忍心去关掉它。你会饶有兴味地等着下一段，然后再下一段更加糟糕的演说。等节目结束时，你发现自己居然还在那里等着。”

“不会吧。会不会，玛塔，是因为你嫉妒同行？”

“你不会是说这个怪物是我的同行吧？”玛塔问，她的声调完美地降了五度，声音颤抖，像是回忆起了她曾经参加轮演的岁月，曾经住过的城外出租屋，周日加班工作时乘坐的列车和阴暗寒冷剧院里的枯燥试演。

“不，我是说他是个演员。一个非常自然、感情真挚的演员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让自己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。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。可为什么玛格丽特那么喜欢他呢？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是他的爱。玛格丽特折磨人就像折磨苍蝇一样，把翅膀一个个拽下来。沃尔特不但愿意让她把自己撕成碎片，还会跑回去让她继续撕个痛快。”

“有一次他就没有回去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俩最后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吵架。我觉得他只是告诉她，他想分手了。至少验尸的时候他是那么说的。对了，你看讣告了吗？”

“当时应该读了。但是记不清了。”

“如果她能再活十年，怎么都能在封底的广告里有一席之地，显得她比杜丝更受关注。‘天才之火的熄灭，世界的遗憾’、‘像黄叶般耀眼，像风中柳树般优雅’，诸如此类的话。肯定有人会奇怪，报纸上居然没有黑边。她的哀悼应该是全国性的才对。”

“这些和莉兹·贾罗柏可不沾边。”

“亲爱的，莉兹是个好人。玛格丽特·梅里厄姆太恶毒了，即使是沃尔特·惠特莫，和她在一起也是太糟糕了。但是沃尔特·惠特莫根本配不上莉兹。我真希望那个英俊的年轻人可以从他眼皮底下把她抢走。”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那位‘英俊的年轻人’不适合做丈夫，但是沃尔特肯定会是个好丈夫。”

“我的好朋友，沃尔特会到处乱说。他会喋喋不休地嚷嚷他的孩子；他在食品储存室搭起的架子；他娇妻种的花；他家婴儿室窗户上的霜花。她会安全得多，如果她和——你刚说他叫什么来着——待在一起的话。”

“塞尔，莱斯利·塞尔。”他心不在焉地盯着窗外，看到劳伦特饭店淡黄色的霓虹灯牌越来越近了。

“我可不觉得能用可靠来形容塞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从那之后，他便把莱斯利·塞尔忘到了脑后。直到他奉命去萨尔克特圣玛丽镇搜索那个年轻人的尸体时，才把他想起来。

To Love and Be Wise

2

“阳光！”莉兹说着，走到了人行道上，“晴朗明媚的阳光。”她快乐地呼吸着午后的空气，“车停在广场一角。您熟悉伦敦吗，塞尔——塞尔先生？”

“我常来英国度假，比较熟悉。不过很少在年初的时候过来。”

“没有见过春天的英国，可不能算是真的来过英国呢。”

“我也听说过。”

“您坐飞机来的吗？”

“刚刚从巴黎飞过来，和大多数美国人的路线一样。巴黎的春天也很漂亮。”

“我也听说过。”她用他的话和语气回道。他的眼神让她一阵惶恐，赶紧说道：“您是记者吗？所以会认识库尼·威金？”

“不是，我和库尼是同行。”

“摄影记者？”

“不是记者。就是摄影师。几乎整个冬天，我都会在海岸拍摄人物。”

“海岸？”

“加州。这是我的收入来源。一年中剩下的日子，我会到处旅行，去拍摄我喜欢的东西。”

“这种生活很不错。”莉兹说着，打开车门钻了进去。

“非常不错。”

这是辆两座的劳斯莱斯。劳斯莱斯的样子都会有些过时，但是非常经典。他们从广场驶入傍晚的车流时，莉兹解释道。

“拉维妮娅姨妈赚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条貂皮围巾。她一直觉得，穿得好不好主要就看貂皮围巾。接着，她想要买辆劳斯莱斯。第二本书出版的时候她买了这辆车。但是她从来不戴围巾，觉得有东西挂在身上太碍事了。不过这辆劳斯莱斯她特别喜欢，所以我们一直还开着它。”

“貂皮围巾呢？”

“她用它换了一对安妮女王座椅和一台割草机。”

他们开车停到旅馆门前时，她说：“这里不能停车。我去停车场等你。”

“你不去帮我收拾行李吗？”

“帮你收拾？当然不去啦。”

“但是你姨妈说你会去帮我。”

“她只是客气一下罢了。”

“我觉得不是。不管怎么说，上来看着我收拾吧。给点儿意见和鼓励。积极的鼓励。”

最后，还是莉兹把他的东西装进了两个行李箱。他只是把东西从抽屉里拿出来扔给她。这些东西都很值钱，她发现，是上等布料

定制而成。

“您很有钱，还是比较奢侈？”她问。

“讲究，这么说吧。”

他们离开酒店的时候，路灯已经亮起来了，和余晖交相辉映。

“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灯光最漂亮。”莉兹说，“现在天还亮着，灯光是梦幻一般的淡黄色。很快天黑了，灯光就会变成平淡无奇的白色了。”

他们开车回到布鲁姆伯利的时候，发现菲奇小姐已经走了。罗斯和克罗马蒂公司的罗斯先生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，细细品尝着派对剩下的雪莉酒。他强打精神，摆出职业的友好姿态告诉他们，菲奇小姐觉得惠特莫先生的车比较宽敞，已经在他半小时的宣传结束后，去电台找他了。贾罗柏小姐和塞尔先生可以直接开车去萨尔克特圣玛丽镇找他们。

他们开车驶出伦敦，塞尔一路都没有说话。怕打扰司机开车，莉兹这么觉得，因此对他增添了几分好感。直到道路两边绿油油的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，他才开始说起沃尔特。库尼，似乎，非常看好沃尔特。

“您没和库尼·威金一起去巴尔干吧？当时。”

“没有。我和库尼是在美国认识的。但是他给我写信，常常提起您的表哥。”

“他真是个好人。不过沃尔特不是我表哥。”

“不是？但是菲奇小姐是您的姨妈，对吧。”

“不是。和他们都没有关系。拉维妮娅的姐姐——艾玛——在我小的时候嫁给了我爸爸。仅此而已。妈妈——艾玛——事实上，是强迫我爸爸娶她的，如果一定要说实话的话。他别无选择。要知道，她带大了拉维妮娅，但是拉维妮娅长大后却不听她的，这对她

可是个沉重的打击。更让她受不了的是，拉维妮娅居然成了畅销作家。艾玛环顾四周，想看看有什么可以插上手的，好释放一下她的母爱，正好就发现了我爸爸。他当时正发愁如何带大他嗷嗷待哺的女儿，只等着被她收服。就这样，她成了艾玛·贾罗柏，成了我的妈妈。我从来不觉得她是我的‘继母’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亲妈长什么样子。我爸爸去世以后，妈妈就搬到崔铭斯庄园和拉维妮娅姨妈住在一起。我毕业以后，就成了她的秘书。所以她才让我去帮你收拾行李。”

“沃尔特呢？他为什么和你们住在一起？”

“他是姨妈大姐的儿子。他的父母双双死在了印度，拉维妮娅姨妈从那时起把他抚养大的。我是说，大概从他十五岁开始。”

他顿了一会儿，显然是在消化刚刚的对话。

自己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？她有些纳闷；为什么告诉他妈妈占有欲强？尽管她说得很清楚，妈妈的占有欲完全是出于母爱，是因为紧张吗？她从来没有如此紧张，也没有如此健谈过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，即使有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身边，也没什么好慌乱的。在莉兹·贾罗柏的生活中，在作为拉维妮娅小姐的秘书工作中，她见过很多英俊的年轻人，但是（据她回忆）还没有谁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她从平整的柏油马路驶入边道。当最后一丝城市的痕迹消失在他们的身后，他们便完全置身于乡村世界之中了。这里的小路相互交错，没有名字，各自通向不同的地方，莉兹果断把握着他们前进的方向。

“您怎么知道走哪条路？”塞尔问，“我看这些土路都长一个样儿。”

“我看它们也都差不多，但是这条路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，到了该拐弯的地方，我的手自然而然就会转动方向盘，就像我的手